

火了五百年的神魔小说

——《西游记》的众创之路与当代启示

■ 樊庆彦

你是否曾在《黑神话:悟空》中,被那只眼神桀骜的猴子所震撼,是否在《浪浪山的小妖怪》里那只拼命打工却又想躺平的小猪妖身上看到了自己?这些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当代文化产品,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故事源——已经流传五百年的《西游记》。包括今年大火的《哪吒》,其主人公也与这部书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从明代书坊刻印的通俗读物,到如今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的世界级IP……《西游记》不但没有随时间老去,反而不断“逆生长”,渗入游戏、电影、动漫乃至我们的日常话题中。它写的是神魔,讲的却是人间;它表面是冒险,内核却关乎成长。

它究竟凭什么穿越时空,成为每个时代都不肯放手的“超级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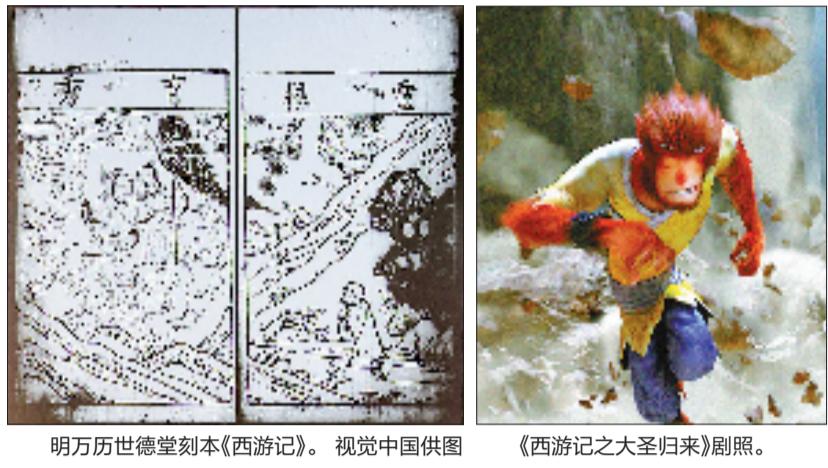
跨越千年的众创史

《西游记》并非某位作家一夜之间写就的作品,而是一部凝聚了上千年集体智慧的“众创成果”。

它的源头,是唐代高僧玄奘真实的西行取经事迹。由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辑录的《大唐西域记》,记录下一路的地理、风俗和宗教见闻。而其另两位弟子慧立、彦悰所写的《慈恩三藏法师传》,则开始融入一些神秘元素——比如菩萨托梦、神明庇佑等情节。历史,从这里悄然滑向传说。

到了宋元时期,民间说书人和戏曲编剧纷纷加入“二创”行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等,不但确立了师徒四人的取经队伍,也奠定了“闹天宫—被压山—取经—成佛”的主线故事。最终明代的吴承恩巧妙融汇了佛教的因果、道教的修炼、儒家的伦理乃至市井的调侃,创作了《西游记》这部神奇浪漫的小说。而且他以鲜活的口语写对话、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造名场面、借隐喻包裹哲理,使这本书不仅好读,而且耐读。

1592年,南京世德堂书坊进行了一次堪称明代“爆款营销”的运作:推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版本完整、



明万历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视觉中国供图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剧照。

带精美插画、大字印刷方便阅读,价格也亲民。可以说,如果没有世德堂,或许就没有后来家喻户晓的《西游记》。

此后,《西游记》逐渐走进文人阶层视野。明代后期,它同《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一起被纳入“四大奇书”,从“通俗娱乐”一跃成为“文学经典”。

时间快进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系统整理传统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西游记》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名著”,并推出权威校订本,进入教材、考试,成为全民阅读对象。《西游记》最终完成了经典化进程——它不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化身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西游记》首要的魅力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奇诡宏大的神魔世界。《西游记》的情节本身就极具娱乐性,加之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奇幻的法术,使得故事充满趣味性,让读者得以暂时抽离现实,沉醉于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叙事快感中。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西游记》又是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文本。孙悟空从叛逆到皈依的历程,可以被解读为个人成长的寓言;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象征着人生修行中的种种障碍;甚至师徒四人的性格特点——唐僧的坚定、悟空的勇猛、八戒的贪懒、沙僧的踏实,都可以对应到人性的不同侧面。

正是这种充沛的解读空间和意义再造的无限可能性,使得《西游记》成为了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每个时代都可以往里注入新的内涵。

悟空的当代七十二变

《西游记》持续的“破圈”体现在各种媒介技术和创作形式赋予其崭新的面貌与接触点。

视觉化改编一直是激发想象力的关键引擎。从20世纪畅销百万、塑造一代童年印象的精美连环画,到戏曲舞台上,演员通过“旋子”“吊毛”等高难度动作演绎孙悟空的矫健身姿,再到开创民族动画美学先河的经典《大闹天宫》,直至近年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热血与温情引爆口碑,《西游·降魔篇》以颠覆的视效和幽默刷新认知。这些连绵不断的视觉再造,不断将古老的叙事拉进新的时代视野。

来自大众的创造性解读,则直接赋予了它鲜活的当下气息。如网络文学《悟空传》,赋予孙悟空对权威和宿命的直接质问——“我凭什么要取经?谁有资格给我戴箍?”其叛逆之声响彻年轻一代。

这份生命力早已超越地域,拥抱世界。它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就已有译介,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也曾描绘悟空风采,而《龙珠》的成功更是全球现象级的动漫。在英语世界,亚瑟·韦利译本《猴》以其对孙悟空自由反抗精神的提炼风靡一时;余国藩全译本则严谨呈现了原著的哲学深度与诗性之美。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接受路径,恰恰证明了《西游记》中关于反抗、追寻与成长的命题,激荡着人类共通的情感。

更深层的影响是,《西游记》走进了大众的内心,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西游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社会文化的镜子,映射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价值观。它教会我们勇敢、坚持、团结,以及面对困难时的乐观态度。

我们生活之中,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取经宇宙”。艺术领域内的演绎则更为多元:现代舞《悟空》以身体语言诠释挣扎与力量,交响乐《大闹天宫》用音符谱写神话交响,当代绘画则以此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辨。这种跨门类的持续重构,正是《西游记》保持活力和现代性回响的有力证明。

五百年流行史有何启示

《西游记》长达五百年的流行史,堪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典范之作。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今天我们如何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西游记》展现了文化内容本身的重要性。一个好的故事内核是经久不衰的基础:《西游记》不仅有精彩情节和鲜明人物,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的价值观念和人性思考。这些核心要素跨越时空,能够与每个时代的读者产生共鸣。

其次,《西游记》的成功离不开持续的创新发展。从明代的文本定型,到清代的评点阐释,再到现代的影视改编和游戏开发,《西游记》从未固步自封。每个时代都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和最流行的语言重新讲述这个故事,使其始终保持新鲜感。

再次,《西游记》的传播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媒介和技术条件。明代依靠印刷术的普及,20世纪依靠电影电视技术,21世纪则依靠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这种对新媒介的敏感度和适应性,是《西游记》能够不断“破圈”的重要原因。

最后,《西游记》的成功还得益于多元主体的参与。不仅仅是文学专家和学者,还包括出版商、艺术家、电影人、游戏开发者乃至普通网民,大家都参与到这个故事的再创作和传播中。这种开放的创作生态,为《西游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展望未来,随着VR、AR、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发展,《西游记》很可能还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形式继续演变。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那个关于成长、自由和追求的核心理念会永远存在,继续启发一代又一代人。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校园音乐被“口水歌”和“神曲”淹没 真正“属于校园的歌”在哪里

■ 文韵平

校园里总是有歌声的。

只是,当我们试着回想“属于校园的歌”时,不禁会问:现在的学生,还听校园歌曲吗?答案毋庸置疑,但如今校园歌曲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青春叙事或校园场景,而是让不同个体从中找到共鸣,形成情感联结。有些歌未必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园原创”,但它们所营造的氛围,与学生身份和校园场景紧密相连,因此被“集体认领”。

从充满奇幻色彩的《达拉崩吧》,到“土嗨”《科目三》,再到洗脑热歌《APT》,大中小学风靡的多是流行歌曲、网红“神曲”,校园里的声音景观正以更开放的形式被重构。

然而,这是“校园歌曲”吗,还是仅仅“在校园里流行的歌曲”?这两者的差别,就像“专属印章”与“流水标签”,一个是校园量身定制的独特存在,另一个是随处可见的通用配套;前者能留下专属记忆,后者却缺少那份独有标识。

歌声未曾消失,但“我们的歌”呢

互联网改变了音乐的传播模式,让各类流行曲目轻松越过校园围墙。一些节奏明快、旋律抓耳,或充盈正能量、令人瞬间振奋的“燃曲”,因其强烈的穿透力,自然而然流行起来,成为校园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校园的围墙“矮”了,部分仅停留在表面趣味、缺乏审美品位与文化内涵的作品,也轻易在校园占据一席之地。有些被过度改编的“鬼畜”内容,靠着“洗脑”节奏和奇设定位,在校园社交圈中广泛传播;有的歌曲主打“土味”风格,简单粗暴,却因符合部分学生追求新鲜感的需求,同样收获高人气。

校园歌曲有其自身核心特质,是“属于校园的歌”,不是所有“在校园里流行的歌曲”都能叫做校园歌曲。流行歌曲、短视频“神曲”火爆一时,看似让校园歌曲的表达变得更多元,但多是为迎合某些流行趋势而作,内容更倾向于校国外、成人向的叙事和表达,并非真正的校园歌曲。热闹闹之中,校园歌曲的概念边界逐渐变得模糊。

这背后,更是传统语境中的校园歌曲逐渐走向边缘的现实。当“口水歌”和“神曲”充斥校园,用心描摹校园生活、刻画青春情感的歌曲反遭挤压,真正“属于校园的歌”声量也越来越弱。

青春记忆的“锚点”,丢了了吗

每一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体验,校园歌曲作为校园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淌过无数人的青春时代。校园歌曲的价值,不仅在于动听,更在于它能勾连青春的情绪与场景——晨读、晚风、树影、考试周、毕业季、同窗情,它是定格匆匆那年的“有声容器”。无论过了多久,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限定版“回忆杀”必定席卷而来。

70后、80后口口相传的《童年》《校园

的早晨》,还有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90后MP3里循环播放的《晴天》《那些年》,这些校园歌曲能够成为铭刻在一代青年心中的集体记忆,核心也就在于封存了特定年代的校园生活,捕捉到欢笑与泪水、离别与相逢、迷茫与憧憬等共性情感,让不同个体从中找到共鸣,形成情感联结。有些歌未必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园原创”,但它们所营造的氛围,与学生身份和校园场景紧密相连,因此被“集体认领”。

而今,那些短暂流行的“神曲”虽能带来一时快感,却缺失了对校园生活的深度挖掘、对青春悸动的恰当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园歌曲的“泛化”,正使一代人的校园记忆悄然失去传承的“锚点”。当带有鲜明青春烙印的校园歌曲不断被替代,也就意味着记忆的断层。

等到这一代孩子长大后再回首,课堂上的走神、同学间的嬉戏、毕业季的依依惜别,这些片段何其珍贵,却缺少了动人歌词、优美旋律的依托,飘零的记忆无法追索,这远比“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令人遗憾。

守住这一道“精神围墙”

有人说,校园是理想主义最后的庇护所。它不仅是学习场所,更是精神家园。物理围墙可以低矮,甚至消失,但“精神围墙”不能坍塌。校园歌曲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提醒人们:青春除了赶作业、刷视频,还该有一点诗意与理想。守住“精神围墙”,并不是拒绝交流,而是告诉我们,校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一个时代的学生,也该留下属于自己的校园歌曲。

当然,当下的校园,可以接纳流行文化的丰富性。但如果校园只剩下外界的“回声”,也就失去了自我生长的土壤。热闹之外,能否留出一块安静的角落,让一首歌从课桌的草稿纸上“生长”出来?哪怕旋律不完美、歌词略显稚嫩,它依旧会因为承载了独特的青春心境,而在未来某一天被唱起时,让人莞尔一笑。

真正的问题是,今天的校园音乐创作,为何显得稀少?是缺乏创作的土壤,还是学生没有表达的冲动?一方面,音乐产业愈发依赖大数据和市场逻辑,校园歌曲的小而美很容易被淹没;另一方面,学生的注意力被各种平台分割,也许没多少人愿意安静地写一首属于校园的歌。

要让校园歌曲重新生长,光靠怀旧是不够的。学校需要提供平台,鼓励学生愿意写、勇敢唱;创作者需要倾听校园里的真实声音,而非一味迎合市场;学生自己,也可多尝试以旋律刻录生活,而不仅是用手机录下十五秒视频。

(执笔 郑梦莹)

电视剧《生万物》: 对土地崇拜的文化寻根和现代重构

■ 黄欣

电视剧《生万物》不久前收官。该剧于2025年8月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后表现强劲,收视率峰值破4%,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随着该剧热播,剧中方言“俺、拉呱、扎冤见”等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农耕文化引发广泛热议,剧集的火爆直接赋能文旅项目。

《生万物》以1926年的鲁南天牛村为叙事起点,以宁绣绣如何从地主家大小姐,蜕变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为叙事主线,以宁家、封家、费家三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为辅线,揭示了中国农民在不同时期对土地的争夺眷恋、互为依托、深入骨髓的联结关系,即“缱绻”;同时也展现了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和文化逻辑如何在时代变迁中经历挑战与转型,即“决绝”。

土地崇拜:信仰与束缚

诸多影视作品不断用影像书写农耕文明,其中不乏传统反思、文化寻根的宏大叙事,借助强烈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实现美学革命。

相较于《黄土地》《老井》《白鹿原》等,《生万物》不仅以“土地崇拜”为叙事核心,且对土地意象的呈现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具有温度的生命实体。

在视听语言上,《生万物》对土地的呈现也独具特色。剧中大量使用低机位镜头拍摄土地,让人物在皇天后土间显得渺小而谦卑;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耕作规律被精心呈现。这些影像不仅提供了视觉上的真实感,更成为乡土文化的一种仪式化表达。

文学改编:重构与转换

《生万物》改编自作家赵德发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原著堪称一部中国近代土地史,该剧将时间跨度近70年的故事高度浓缩,文学改编尊重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又大胆地进行了现代性重构。

在改编策略上,《生万物》将原著小说中的苦难叙事,做了温情化调整。

原著中宁绣绣被土匪掳走7天7夜并遭凌辱,回家后面对的是父亲的拒绝和未婚夫的羞辱;宁苏苏与人私通产子后被毒杀;费左氏既是封建制度的执行者,也是其牺牲品;费银子卖身嫁给宁学祥,沦为生育工具,最终被陷害致死。《生万物》在改编的过程中,大幅删减小说中对于女性的暴力描写,对这些女性命运进行重构,以现实性的笔触再现了一组层次丰富的女性群像。

其中,宁绣绣、宁苏苏、大脚娘、费银子等形象都赋予女性个体的成长空间和觉醒意识,打破了传统苦情戏中的叙事窠臼,女性角色不再是悲惨命运的

家庭伦理:困境与冲突

家庭是叙事艺术的一种母题,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微缩景观,凝聚着历史的变迁,折射出社会的起伏,更代表着一种公允的道德判断。而家庭情节便是围绕着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展开,以想象性地解决、揭示、表现社会矛盾为终极目标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生万物》便精彩地还原了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家庭关系。开篇便通过一个极端化的困境设定直接引爆家庭伦理冲突——地主宁学祥面对女儿结婚当天被马子绑票勒索,选择保地舍女,彻底颠覆了观众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认知,这一高度戏剧化的假定性引发人们反思,当家庭伦理纲常遭遇严峻的现实考验时,人性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剧中的人物设定摆脱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主要人物都呈现出复杂立体、多面向的形象建构。

宁学祥就并非简单的“恶霸地主”形象,他的刻薄不仅针对佃户穷人,对自己、自己的女儿和家庭成员也是一样抠唆。这是一个被传统观念和现实压力撕裂的个体,他对于土地的执着既包含着对家族传承的责任感,更掺杂着个人对于物质的欲望和焦虑。随着剧情的发展,宁家、封家、费家三个家族的命运不断交织,铺陈出一张复杂的伦理关系网,通过众人在面对关系、处理困境时作出的选择,深刻揭示特定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多面性。

代际冲突始终是家庭情节剧的核心议题,家庭中父亲的形象往往是传统意识的象征,父子矛盾、父子冲突的叙事母题关乎社会秩序的建构。《生万物》中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的价值观念

冲突不仅体现在对土地的态度上,更深入生活方式、婚恋观念、社会认知等多个层面。绣绣代表的新一代女性开始追求自主和独立,拒绝被传统性别角色所束缚;而宁学祥代表的老一代则坚守着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等级秩序。年轻一代在反抗传统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着传统的价值,老一代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变革,呈现一种互动与妥协。

表演风格:现实与隐忍

年代剧对于演员的挑战性普遍较大,因为不仅要塑造角色,更要呈现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烙印。《生万物》演员阵容强大,既有杨幂、欧豪等当红明星,也包含倪大红、秦海璐、迟蓬、林永健等老戏骨,同时还有邢菲、张天阳、孙绍龙等新生代演员,这些专业演员基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最大程度降低表演痕迹,通过肢体、表情、语言等细节,形成了一种高度生活化、整体协调、富有泥土气息和史诗感的表演风格。其中,杨幂饰演的宁绣绣,人物跨越二十年,生动演绎了从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到风餐露宿的农村女性的变化。饰演大脚娘的演员迟蓬,为了贴合剧中人物设定,提前将自己置于规定情境中,真听、真看、真感受,深入农村、观察生活、体验角色,从身体姿态、说话神情、台词表演等方面都仿佛是那片土地所生。此外,主要人物都有明确的贯穿动作和核心的驱动力量,如倪大红饰演的宁学祥所有的行为逻辑都围绕着“守护并扩张土地家业”,秦海璐饰演的费左氏从始至终坚守着“维护封建家族的礼教秩序”,充分理解了角色的核心动机,才能揭示时代背景下的人性与情感。

当然,也有一些文艺批评认为《生万物》作为历史题材剧,尤其在表现复杂历史话题时,需要更严谨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过于追求“爽感”或“美感”,而忽视了历史的“痛点”和“真实”,很难真正经受时间的考验。因为无论如何,土地一直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故乡。

简单说,就是商业类型基础,视听技术就不基础。比如开场动作戏就夺人眼球,盗窃、逃脱戏有着大型在线RPG(角色扮演)游戏感,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走位和视听剪辑中混搭了跑酷、说唱、男团MV、时装快闪秀即视感等。动作片剧情套路基础,镜头表现就不基础。动作片最忌讳打斗的和负责设计的两层皮,再好的武术指导和武术替身也没有演员亲身做到拳拳到肉和精神到位。

当观众对老了的“法拉利”充满敬意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致敬的是专业、敬业的行业精品。成龙、梁家辉尚能饭否,要看这饭怎么推陈出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系副教授)

肉和刀刃毙命的真实感带劲。此片的新生代角扛住了考验,此沙一人分饰两角,除了颜值吸睛之外,身手了得,其他“四小只”各有特色:文俊辉拳击、林秋楠跆拳道、王振威自由搏击、李哲坤武术散打。这些年轻演员接触武术或专业武术训练最少的有15年,最多达24年,绝不是只靠